

揚州圖經卷四

事志四

楊昊

南唐

梁太祖開平元年正月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
行營都統宏農郡王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謂節度
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由是將
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綦章
將兵屯上高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
於綦章曰馬公寬厚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
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洩師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孥使逸
去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

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游從者奔走道路不

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

十國春秋云顥蔡人也

徐溫泣諫渥

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渥選壯士

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爲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

勲舊顥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

牙城之內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爲射場顥溫由是無所

憚渥之鎮宣州也命指揮使朱思勅范思從陳璠將親

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

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渥聞三將死

益忌顥溫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二百露

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
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
槌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溫稍以法誅
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資治通鑑二
百六十六

開平二年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
制軍政宏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
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
弑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廷夾道及
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
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益怒幕僚

嚴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眾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顥以徐溫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曰然則柰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爲公

圖之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說承嗣曰顯
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
深然之可求往見顯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
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顯曰右牙欲之非吾意
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顯及
承嗣俱詣溫所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
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
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顯知
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
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

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溫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爲左監門衛將軍溫使親將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爲誓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并其親近溫始暴顥弑君之罪輟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冲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張顥弑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溫與顥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從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

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以溫爲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爲揚州司馬溫性沉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顥用事刑罰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溫謂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強暴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嚴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

同上

七月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宏農王

同上

開平三年三月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爲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同上二百六十七

開平四年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岐王承制加宏農

王兼中書令嗣吳王

明三省註唐昭宗天復二年封楊行密吳王今岐王承制加隆演嗣

王於是吳王赦其境內

同上

五月吳徐溫母周氏卒將吏致祭爲偶人高數尺衣以羅錦溫曰此皆出民力奈何施於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貧者未幾起復爲內外馬步軍都軍使領潤州觀察使

同上

乾化二年九月吳王以溫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

南行軍司馬

同上二百六十八

均王貞明元年四月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

訓爲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

同上二百六十九

八月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爲管內水陸馬步諸

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

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爲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

知訓居廣陵秉政

同上

貞明二年二月辛丑夜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

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

公先棄眾自去眾將何依知訓乃止眾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鼾息聞于外府中稍安壬寅謙等陳於天興門外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眾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謙球斬之

同上

貞明三年四月吳昇州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溫行部至昇州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徙鎮海軍治所於昇州溫從之徙知誥爲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宋齊邱密言於知誥曰三郎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止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卽之官三郎謂溫長子知訓也溫以陳彥

謙爲鎮海節度使判官溫但舉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

淮稱治

同上

貞明四年六月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爲公求少而美者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

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槌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平廬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強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己上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

所愛馬冬貯於幄夏貯於幃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

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

舊五代史作
愛妓桃氏

使歌以所愛馬爲

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
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
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
蹄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
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爲大
王除害王懼以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我不敢知
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子
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

足顧追者曰吾爲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徐知
詰在潤州聞難用宋齊邱策卽日引兵濟江瑾已死因
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詰代知訓執吳
政沈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瑾之殺知訓也泰寧節
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
使李儼貧而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
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皆入賀
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

同上二
百七十

烈祖紀朱瑾殺徐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帝帝卽
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

內外馬步都軍副使

陸游南唐書一

七月吳徐溫入朝與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網瑾骨於雷塘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

胡三省注考異曰案十國紀年六月乙卯知訓被殺至此四十四日吳之政事必有所出蓋知誥至

廣陵卽代知訓執吳政至此方除官耳

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

團練事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爲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

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
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
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先是吳有
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邱說知誥
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
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
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邱曰安有民富
而國家貧者耶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
滿野國以富強知誥欲進用齊邱而徐溫惡之以爲殿
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邱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